

後漢書

二十

列傳卷第四十二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崔駰

子瑋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
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

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

燕刺王且武帝子坐與
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

力割反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

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

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

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戰陳不訪儒士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此舉奚

為至哉遂投劾歸

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

莽嫌諸不

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

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

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

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

大尹

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

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

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

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旣反上有老

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

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

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

起班春

班布春令

所至之縣獄犴填滿

犴音岸前書音義曰

鄉亭之獄曰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

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于是遂平理所出二

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

刻初政謂莽即位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

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

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一

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

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

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慙愧漢朝遂辭

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馬臨終作賦以
自悼名曰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遺辰兮

遺遇也辰時也

美伊傅之選時

伊尹千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

應規矩之淑質兮過

班倅而裁之

公輸班魯人也倅舜時為共工之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

協

準矐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

準繩也矐尺也貞正也易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

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

而垂績

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

之間荷物處乾爲天
艮爲徑路天衢象也

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

柝之收適愍余生之不造兮

造成也

丁漢氏

之中微

丁當也

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

潛暉

氛侵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諭王莽篡漢

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

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千隗反

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

國語曰昔少暉之衰

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訾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睹嫚臧而乘釁

兮竊神器之萬機

易曰慢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

不可爲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思輔弼以媿存兮亦號咷

以訓咨

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偷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爲定安公莽親執

孺子手流涕獻欬也

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

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

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

生之殲夷

左傳曰楚白公勝爲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庶明哲之末風

兮懼大雅之所譏

時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遂翕翼以

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

良東北之位謂篆爲千乘太守也

恨

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

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

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揚蛾眉於

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

楚詞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

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坭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坭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懿氓蚩之悟

悔兮慕白駒之所從

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注云

氓人也蚩蚩躬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我爲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諭賢人也乃稱疾而屢

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白也悠輕舉以遠遁

兮託峻嵬以幽處峻嵬謂山也蟬潛思於至

蹟兮騁六經之奧府蹟深也皇再命而紹卹

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

武也運攬槍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土宇攬槍聖也

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

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爲幽州刺史

所舉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者賁飾

也易曰東帛賁也遂懸車以繫馬兮絕時俗之

賤賁於丘園也

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歸軌

論語

曾點曰暮春春服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爲門軌跡也

聊優游以永日兮守

性命以盡齒

齒年也

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

忝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余足注云父母全已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

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篆生毅以疾隱身不

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

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

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

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

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

荅焉

華嶠書曰駟譏楊雄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譽相傾詎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

竊貲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爲失類而改之也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

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

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離爲中

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

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

服膺道術

韞匣也櫝匱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

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窮至賾

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

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

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直抱

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

和其光而同其塵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

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舍弘光大也易曰乃位乎天

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臨雍

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類宮辟雍者環之以

水圓而如璧也類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率惇德以厲忠

孝揚茂化以砥仁義

砥礪也

選利器於良材

求鎡鄒於明智

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者

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

其立斷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曰曠久絲麓猶能契石驚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

材也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

三台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十八

為尺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

千人謂之俊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

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

為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

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

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綱云

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

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

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帝

也魯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弛張不考失仁

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君

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

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或盥耳而

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

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或草耕

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或木

茹而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或

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

後漢列傳四十一
林二

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
應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
或屢黜而不

去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
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
或冒詢

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
序曰伊尹蒙恥辱負

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
或以役夫發夢於

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

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言也爾雅皇

王后辟公侯君也
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
尚之遇文王

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
獵卜之口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
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
若夫紛纒塞路凶虐